





以救業、將應請政府設法  
 主與煤油業別收聲中、兩廣  
 亦遭重大打擊、因各廠所需  
 甚供供給、每月銷額數千  
 萬千丈、銷額因之稍減、

**撤退後之大風災**  
 連縣縣城颶風暴至、是日風  
 八區大連連城、于下午三時  
 城滿載貨物被大連颶、距縣  
 近河面、時遇狂風大作、波  
 駛至河旁、風雨極猛、不能  
 風吹沉、所有食物、均被水  
 中人皆能泅水、故未溺斃人  
 山塘鎮小學學校右側碼頭、  
 株、大可合抱、船當是日下午  
 西南風大作、致天際黑雲  
 形、該碼頭中間之大榕樹、  
 倒開海邊、致將灣口碼頭  
 為壓爛、不致傷人、又大巷  
 、當壓至河中心時、通颶風疾  
 發勇洩過、距將三丈餘而抵  
 旋風、將後渡吹沉、渡中搭  
 水、斯時人聲鼎沸、求救之  
 善泗水者、紛紛下河援救、  
 尚有失蹤十九人、想被溺斃、

**沙口之一片汪洋**  
 口、每年均受面濤之患、所  
 帶街道、日前已水深沒脛  
 往來、均感不便、昨十九日  
 漲二尺有奇、各商店大受損  
 為尤甚、連日各商店、二  
 成澤國、非獨舟不能來往、

**城發現巨星之奇觀**  
 七時許、英德發現流星、顆  
 徑尺、星體內散出小流星甚  
 光、度隨之、在空際自西南  
 趨而過、不知所終、鄉人謂





豹翁

許韻、隨陶氏女入坐廳事之中。陶氏女猶手抱其幼弟不釋，又不喜家一語也。而大鼻族長見客至，奔出觀客。大鼻族長聞知爲陶氏女之弟者妹，各贈十金爲買菓何行之資。爾則大鼻族長曰：「姊出爲游觀者，其意欲使陶氏女同往。」陶氏女按其意，難易與則必輕我。且某處我爲陪信，因辭以久。他日乃爲之。而大鼻族長猶留不行。時適遇陶氏女談論。大鼻族長爲之事，久久乃辭去。陶氏女遂至門。乞大鼻族長以過我也。大鼻族長益爲大喜不可任。計今自我跡之，何需助於倪氏子？且男女之倫爲悅，最恐他人知之。遂不復過倪氏子。遂歸家。決心關其事不告他人。亦不多出司命部與倪氏子等相見。整頓全神以赴陶氏女之身。故倪氏子雖知大鼻族長舉役而歸，以其不得取謀致女學生或別有所愛，則實不知。而不知其甚熱念女以爲樂。乃於其取之得譚李氏女與生。或別有大鼻族長令問陶氏女及至司後店。遇見日潑午，獨身微服出門尋繹循原街西南行。即得遇陶氏女及至司後店。遇見陶氏女綺衣細袖挾拳持腰低頭獨行。而有數女學生距五步六步踵之。服裝如陶氏女。知其爲同行輩。欲與陶氏女招呼。權所不欲。爲止立路旁躊躇。陶氏女舉頭望見大鼻族長而前臨止。如其意。回頭望見同學數人者踵至。風知數人者皆沿街道往歸家。因爲含笑微仰首搖脣詬罵大鼻族長使返身前行者。大鼻族長者乃能測中其意。爲大喜不可任。轉身前行。行可十丈。陶氏女回顧。已不見數人者踪跡。疾步以大鼻族長爲中心。轉前行。行可十丈。陶氏女回顧。已不見數人者踪跡。疾步以前而言曰：陶姑娘今已厭惡矣。今無事於家。我未爲午食。陶姑娘苟亦未爲午食者。試問大鼻族長今何在？乞使我歸裝於家。大鼻族長聞之。益爲大喜不可任。吃而顧回首酒樓。當此府區三以商業北旅昭朝。非月餘日不能飽。陶氏女得嘗知如此。是爲予我以奔身之機。失機不可綢。今宜舍身慰願大鼻族長。以初我之義。因口諾。而使大鼻族長先我而行。毋爲輻行者。大鼻族長聞之。益爲大喜不可任。遂商取近如酒家樓曰聚豐園者爲飲且食焉。酒酣。大鼻族長甚爲善話。其頗慕之意。僞爲搖搖欲醉者。遂把陶氏女之手乃與爲語。陶氏女佯羞低頭不應。其頗慕之意。僞爲搖搖欲醉者。遂把陶氏女之手乃與爲語。陶氏女佯羞低頭不應。其頗慕之意。僞爲搖搖欲醉者。遂把陶氏女之手乃與爲語。陶氏女佯羞低頭不應。

長戰於陽期。開槌兵吹笛鑼鼓。舉軍刀前指。使身奔敵。大呼前進前進。不復知槍砲能斃死人。蓋謂勇生於心。勇生於心不暇他計。則陶氏女許其速爲竟少談曰。苟不棄我。生命以外。皆爲我有之。陶氏女知其則愧何甚。然不可遽食其飽。容爲慙然曰。汝之心也誠。豈豈不知感節者。然我今爲嬌媚。雖長時睡歸呼家。其出宿焉。亦豈易易者。容圖之耳。又曰。母氏力勸我再嫁人。再嫁人豈易

(六)  
老農

何言。心已啓矣。以是乃有爲教於錦堂街徐氏解家之事。

舉目山河之痛。是無國之人也。遂改梧國爲無國。選中國歷代名臣。無國既長。夫妻親族之議。遇各國使臣之來。凡關於革之事變人物。專以授之。無國年未弱冠。胸襟已充滿神聖革命思想。下筆千言。詞氣洋溢瀾灩。多有件件廷語。見者咸斥之爲妄。當金田革命醞釀之際。不啻已舉家從之。無國後到。上官正丞相。曾往雲川衡文。完。

二齋  
四公

黃飛鵬別傳

矣。衆聞其辯辭。乃詢飛鵬彼師傅爲何人。飛鵬謂彼爲老朽頑徒也。衆曰。彼人既爲師傳高徒。茲事豈復有何說。若被彼云吾稱爲不合。而巧之以誑汝。吾亦不多問難。僅叩其能別書一聯。以核難爲良否。重民曰。汝等欲各別書一聯以信乎。吾何有畏。今汝欲飲則書一內者爲合。否則雖最美。亦祇爲劣矣。大書立繕一聯。聯曰。臥薪嘗膽日。在髮髯形時。衆遂不能辨其所書工拙。然視其頃刻而就。亦甚實才敏捷也。於是依數盡覆。飛鵬始僭軍師號。歸寮中。飛鵬進維黃樂誠之言。謂重民性剛烈。遇事不能屈。賊手毋多擾以技。庶其藉技安事。其言良不我欺。吾嘗感樂誠之誠言矣。於是技漸薄焉。重民爲聰明人。聽其狀。唯知飛鵬對己不滿。雖然其人我不滿者果何爲。百思不得其解。乃別開求技之謀。故故以技投手法。飜旣爲誠。勝其不知不覺間流落其技。既久爲談。飛鴻乘食其技。乃於言語。流露其不得之技。自影手則法皆。

舉目山河之痛。是無國之人也。遂改梧國爲無國。選中國歷代名臣。無國既長。夫妻親族之議。遇各國使臣之來。凡關於革之事變人物。專以授之。無國年未弱冠。胸襟已充滿神聖革命思想。下筆千言。詞氣洋溢瀾灩。多有件件廷語。見者咸斥之爲妄。當金田革命醞釀之際。不啻已舉家從之。無國後到。上官正丞相。曾往雲川衡文。完。

名字解頤錄

羽廬

金史元顏頗可憐。誰能以內地也。時有兩部可。皆離可出身。一曰板子詠可得賊。好以草火燄之一曰板子詠。每得賊。以官中牙牌班齊者爲板子。故時人各以是目之。稗史。錢太參良臣。自諱其名。其幼子願慈。凡經史中有良臣字。輒脫之一日。謂孟子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國民也。遂改今之所謂國民。古之所謂國民也。可笑矣。枕懷。今人之所謂大賊也。李濟翁四載說。其一以士人食居新鄉之野。以賸負歸鄉。邑人指其餽。歌而名之。又以甲乙名族。徵補大資鄉地起也。濟翁以爲特謔。謂其賸輩揮大而巳。按前說據李匡又賸賸揮揮云然。其意蓋大乃賸賦之轉。以有關於誠謙諸絕之徵據。聊戲之以厭此俗云。

寓公看雪夢。得報大嘉本星期六日下午幸再臨示詳并許近附船回貧甚少出游道遠不其熟識也把隔阻通神往祝佳。

(附記)

豹翁

大鼻族長自與袁孝小旗亭而陶氏女。聞之不悅。因知陶氏女乃爲暗倡。以爲體慢者姝。  
之心於我。茲謂奇逢。奇逢如天飭。苟不識之。其是遠天。遠天不祥。歸明曰。  
將求倪氏子爲通殷勤。倪氏子至於事。不獲與相見。爲快快不得意。明日。奉  
檄知梧州監稅船運兩司視覓。又奏赦知南甯有所爲。凡降九日。乃隨廣州。畢報命  
其帥。即歸益宜街所寓親焉。蓋其嫌病已愈。則出時召郭辛得復見倪  
氏。大鼻族長平生不屑禮節。好戲服徒行。今既歸宜出門。赴己鄉。遂度倪氏  
家。今成在家者。倪氏子家錦榮街。錦榮街與德宜街距不遠。因循舊游街以行。陶  
氏女嫁於厚祥街。大鼻族長孩不知之也。行年厚祥街。乃見陶氏女常服不可任。  
麗艷。雖鮮絳綴有光。抱小孩不知之。一激淫之羞門前。大鼻族長立爲大喜不置。  
陶氏女已見大鼻族長昂然以至。距可入。陰爲族長領首招呼。大鼻族長益爲大喜不

妹聞客至

妹出爲游觀者。其意欲使陶氏女同往。陶氏女探知其意。難見與則必輕我。且大尊旅長猶獨不行。時適與陶氏女談論。因辭以告。他日乃辭去。陶氏女遂至明。乞大尊旅長以略過我。大尊旅長益爲大尊不可任。計今自我歸之。何需助於保氏女。且男女之倫爲攸衛。最忌不取異謀。故保氏女之來。適猶家。決心關其事不告他人。亦不多出司令。卻與雌順上別。雌順上別以赴陶氏女之身。故保氏女雖知大尊旅長娶役而弗先。不取異謀。故保氏女之來。適猶家。決心關其事不告他人。亦不多出司令。却與雌順上別。雌順上別以赴陶氏女之身。故保氏女雖知大尊旅長娶役而弗先。不取異謀。故保氏女之來。適猶家。決心關其事不告他人。亦不多出司令。却與雌順上別。雌順上別以赴陶氏女之身。故保氏女雖知大尊旅長娶役而弗先。

呂服裝如

大鼻族長乃能治諸邊土師。因云舍安役身搖搖，暗贈大鼻族長前行者。大鼻族人不可任。大鼻不可任。微身前行。行可十丈。便失人前顧。已不見數人者蹤跡。疾步以問大鼻族長今何往。乞俱我無歸於家。大鼻族長聞之。益爲大惡不可任。吃而當曰。陶姑娘今已懷胎矣。今無事矣。未食午食。陶姑娘尙亦未食午食者其如此。是爲子我以奔身之機。時機不可錯。今宜舍身志助大鼻族長。以初我害。困口語。而使大鼻族長先我而行。毋爲輟行者。大鼻族長聞之。益爲大喜。因欲取近胡家寨口最懸峭者爲穴居處。西陲。大鼻族長喜甚。皆極。

如微時

砲能擊死人。茲謂男生於心。男生於心不瞞他計。則古陶氏女許我連爲竟少談曰。可不棄我。生命以外。皆爲汝有之。陶氏女知其仇偶今甚。雖然時歸居母。容爲默然曰。汝易之也說。我豈不知欲領者。然我今爲孀婦。雖長時歸居母。其出宿何。亦豈易之者。容聞之耳。又曰。母氏力勸我再嫁人。再嫁人豈易。再嫁人猶可。若恣出爲姦。她對亡夫矣。汝既愛我。宜就我所處艱難。錫也。無異鴆其心者。欲嫁大鼻族長。大鼻族長淫人也。凡嫁人無不昃大。明其事不可爲。而以蓄於一時之欲。自不知爲長遠却顧。聞而樂之。大鼻族長因嫁我。我則何以。至是陶氏女乃揭大鼻族長之手不釋。相擁而笑。不知其爲

之人也。

飛鴻別傳

四公

二齋

衆聞其辭辯。乃詔飛鴻使師傳爲何。飛鴻謂彼爲老朽頑徒也。衆曰。彼爲師傅高徒。茲事吾等復有何說。若不多問難。卽叩其能別善一聯。以核爲良劣否。重民曰。汝等欲吾別書一以指乎。吾何有畏。今聞汝等欲如何。曰。此聯須混入吾所業柴炭二字於者爲合。否則雖美矣。亦祇爲劣矣。庶而無色。不入其店內。率紙筆隨案書。立繕一聯。聯曰。臥薪嘗胆日。髮纓形時。衆遂不能辨其所書工拙然說其頃刻而就。亦甚寶其才敏捷也。是以欣歎而稱之。飛鴻始僱重民歸。中。飛鴻追維黃藥識之言。謂重民性剝。遇事不能屈。誠子毋多援以技。其辭技蓋專。其言良不我欺。吾當履其誠之誠言矣。於是技漸新傳。重民爲明人。爾其狀。縣知飛鴻對己不滿。其於我不滿者果爲何。百思不得其解乃則求來就之謀。故敢以技擊手法颺鴻爲敵。勝其於不知不覺間流露其技既久爲驗。飛鴻果被口影手脚法者。流露其不便之技曰口影手脚法者。

羽盛

名宇解頤錄

金史元語頗可傳述。曰。內族也。時有兩訛可。皆據出身。一曰草火龍可。每得賊。即以草火燒之。一曰板子訛可。嘗談以官中牙牌類班齊者爲板子。故時人各以是目之。神史云。錢大益良臣。自諱其名。其幼字願猷。凡經史中有良臣字。輒改之一曰。潘孝孚今之所謂良多者。古之所謂謂賊也。可笑可笑。枕簟。其人不知措大名之。李濟翁四載說。其一人士食居新野之野。以賈負歸而鄰邑人指其賊。歌而名之。又曰。鄭有醕醋。十人多居其清洲之東。以甲乙名族。故地輿大書地起也。濟翁以爲舊誤。開其地輿大事而已。按前說據唐李匡又暇銀鍊而云然。其意醕醋大乃醕醋之傳。以有關於讀讀諸德之徵據。聊錄之以見此篇云。

羽盛

馮公壽君鑒。得齊大嘉本星期六日下午弟有暇嘗來領教爲蒙敝大舍尊址已遺失奉再陳示并詳示附近地點因弟甚少出游道途不甚熟識也把閉閣通神往祈往。

(附注)

決心這因你個人所  
我以為百事灰心、  
應有的、人非生而知  
寫的文章、報館裏入

痔瘡之苦 如坐針氈  
如受火炙 欲除痛苦  
請用

痔瘡膏

元二盒每

市口昌散

大馬路

桂鳴喉

專科

洪九

由強而弱、也能夠轉  
不過要善於調養、暫  
開、於醫藥之外、多  
關於這種衛生常識  
實行無間、身體自會

醫藥品均不收效、同學親戚、都  
笑我為癆病鬼、我想身體既不能  
康健、又被人家譏笑、心已灰冷、  
遂生自殺之念、但此種自殺、  
是否死得有價值、是否顯賤、敢

專科

科七十

一症痛

所痔瘡

能立即

見功每

費金

爲強烈的，把資本撤  
回國，早起  
祇要每天  
勤爲則

情者一旦發生情感的障礙或  
其他險性，就馬上破裂了，因此  
失戀而自殺的很多，可是國難至  
此，他們何必不爲國犧牲、甘作  
這短命的殉情呢？這種自殺的人  
數，因此自殺也以外國居多。

迷死們，那種神聖不可侵犯的愛  
情，若一經發生情感的障礙或  
其他險性，就馬上破裂了，因此  
失戀而自殺的很多，可是國難至  
此，他們何必不爲國犧牲、甘作  
這短命的殉情呢？這種自殺的人  
數，因此自殺也以外國居多。

悲劇，小自障礙，感性的刺激愈大，  
越失戀自殺所由起，不爲國犧  
牲，甘爲情死。這是中國人太沒  
有國家觀念的緣故，再說，失戀  
多數是女性造成，多數是男性失  
戀，因此自殺也以女性居多。

夜時  
不寐

華英大戲院

明星班

地球儀天書

施於貧苦決助北街廣州博愛堂聚善會

英王百歲壽



